

ZG5CZG5X



功升创作故事选

张功升创作故事选

中国水利电力文学艺术协会编辑部

水利电力出版社

责任编辑 孙启基

特约编辑 陶 铠

封面设计 孙玉方

正文设计 王经国

张功升创作故事选

中国水利电力文学艺术协会编辑部

★

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

(北京三里河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天津市宝坻县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5印张 50千字
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天津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2,000册 定价0.45元

书号10143·5631

序

张功升同志是著名的工人业余故事员。他现在担任辽宁发电厂的助理工程师、工会副主席，并兼任抚顺市职工业余故事团团长、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理事。

早在一九六一年，还在当工人的张功升同志，就开始业余创作并讲说革命故事。二十三年来，他从工厂讲到农村，从幼儿园讲到敬老院，从街道讲到军营，从机关讲到学校，先后讲过三百多个故事，共讲了两千多场，听众达二十多万人次。《张功升创作故事选》所收录的十二个故事，就是从这三百多个故事中选出来的。

张功升同志所讲的故事，大多是自编自讲，内容题材广泛，有反映现代题材的，也有历史原作改编的；有歌颂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的，有宣扬“四化”建设中新人新事的，也有针砭时弊，批评不良风气的。他讲的故事思想性、针对性强，内容健康，时代气息浓厚，而且形象、生动，富有艺术魅力，能使人在欢笑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他讲的故事大都取材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听众听了他讲的故事，觉得故事里所讲的人和事就发生在自己的周围，因而感到亲切。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他讲的故事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特别受到广大青年职工的欢迎。人们赞美地称他为“故事大王”。

张功升同志常说：“当一个故事员，不能台上讲英雄，台下是狗熊。要启迪群众的心灵，必须首先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启迪。”二十三年来，张功升为群众做的好事数不清。他所在

的汽机分场一百七十多名工人，几乎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收集在这本故事选中的《发生在火车上的故事》，说的是一位老工人帮助一位被男友遗弃的农村姑娘坚定了生活信念的事。这位老工人的原型就是张功升同志自己。张功升同志一方面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一方面身体力行，他确实是一名扎根于群众之中的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尖兵。值得我们每个同志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学习。

张功升同志受到群众的爱戴，也受到党和国家的褒扬。一九六五年他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同年，胡耀邦同志在全国青年作者座谈会上说：“四川出了个新‘刘三姐’，一路唱到北京城；辽宁出了个张功升，一路讲到北京城，我们为这些可贵的新人新事鼓掌叫好！”他勉励张功升同志：“你要讲下去，一直讲到共产主义。”今年四月，辽宁省总工会授予张功升同志优秀工会工作者光荣称号，水利电力部、中国水利电力工会全国委员会授予张功升特等劳动模范和精神文明建设标兵的称号。六月二十四日，全国总工会作出了《关于向优秀的工会思想政治工作者干部张功升同志学习的决定》。

《张功升创作故事选》的出版，为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为青少年提供了良好的精神食粮。愿张功升同志继续努力创作和讲出更多更好的新故事，愿全国讲故事的队伍日益壮大，出现更多的“张功升”。愿更多的人读故事、听故事，为两个文明建设，为实现四化增添强大的精神力量。

李伯宁

一九八四年八月

写在前面

我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业余故事讲演员。多年来，我在各级党、团、工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除了讲演一些成本的故事之外，也练习着编改一些配合对职工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教育的小故事。

这些故事的素材都是来源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有的是我耳闻目睹的事情，有的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件，有的是领导的一篇讲话或是一则新闻报道，在我脑际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加工制造，丰富充实，用群众喜欢的故事形式讲给群众听，讲的次数多了，情节就日臻完整，主题就愈发深刻，再把它整理出来，提供给别的故事员和我一起讲，以达到扩大宣传教育的目的。

本书所选的故事，多是热心于故事活动的同志们帮我整理出来的；有些是同我合作成篇的。借本书出版的机会，除了向水利电力部、辽宁省抚顺市总工会、抚顺市文化局、辽宁发电厂、抚顺市工人文化馆和艺术馆的领导、专家们多年对我的培养教育表示感谢外，还要向同我合作和给予我多方帮助的金洪汉、徐修良、张广亮、高云清、张玉栋、邹本枝、魏广喜等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我的思想和艺术水平都不高，本集所选的故事，肯定会有错误的地方，殷切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谢谢读者！

张功升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目 录

序

写在前面

草药寄深情.....	(1)
两个“犟眼子”.....	(9)
补漏.....	(19)
发生在火车上的故事.....	(22)
换对联.....	(28)
借新娘.....	(37)
珍珍.....	(44)
女工委员.....	(48)
“躲债”.....	(52)
妈妈好糊涂.....	(58)
“工人”跑了.....	(64)
风波.....	(68)

草药寄深情

在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日本访华演出团的演员们，正在加紧排练一出新戏。戏排到了第四场，可是扮演女主人公的演员怎么也不进戏，尽管导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次给她说戏，也无济于事。导演发火了，“啪”地一声把剧本摔到了地上：“你是怎么搞的？”周围的人也直替她着急：“是啊，她这是怎么啦？”就在这时候，一声“导演先生，能允许我打搅几分钟吗”的话打破了沉寂的空气。大家回头看去，只见紧靠门口的座位上站起一位长者，他闪动着一对明亮和慈善的眼睛。“啊，是周恩来总理先生！”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鼓掌。

周总理是啥时候来的呢？原来周总理刚开完会，听说日本访华演出团已经到达北京，没顾上休息就跑来看望大家。他来到这里，看到演员们正在排练，说啥也不肯让团长惊动大家，便轻手轻脚地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坐下，津津有味地看着演员们排戏。那个女演员不能进戏，导演一发火，周总理也坐不住了。这时，周总理招着手走过来，亲切地说：“大家一路辛苦，快请坐。我们都是老朋友嘛，不要客气。”他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大家下飞机不休息，就投入了排练，这是对艺术认真的态度。我要让中国的演员们，向你们

学习。”

周总理还走到那位女演员面前，握着她的手说：“我没有记错，你叫樱田春子。五年前，你们剧团来北京演出《雷雨》，你扮演的是四凤，演得很感人嘛！”说着转过身对导演说：“春子这次不能进戏，恐怕不是演技问题吧！她可能有什么心事，能让她说说吗！”导演恭敬地点点头，说了声：“哈伊”。周总理见春子有些拘束，就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我们是老朋友嘛，不要紧张，有什么事慢慢说。”

春子哭了。原来，春子和她扮演的剧中人一样，得了不孕症，结婚五年不生孩子。请遍了日本各地的名医都没有治好，后来婆婆带她去求神问卜，更是白搭。按剧情的发展，剧中人治好了不孕症，怀了孕，应当转忧为喜。可春子因为心里压上这么一块石头，怎么也喜不出来。

周总理听完春子的叙述，说道：“噢，是这样！你的病在日本看不好，可以到中国来看嘛！”随后，他对秘书说：“小杨同志，请你明天带春子去北京中医学院，请李老给她看看，吃一点中药。告诉宾馆的服务员，按时为春子煎药。”

春子一听周总理为她请大夫，忙擦干眼泪，站起来给周总理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谢谢总理先生！”

周总理忙把她扶起来：“是亲戚嘛，不要谢。”

接着，周总理又问起春子的家庭情况，得知春子的公公是东京一家大商号的总经理，叫江上豪一，就说：“噢，江上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老先生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了吧！”

“是。”

“江上先生身体还好吗？”

“还好。”

“请你回国以后，转达我对江上先生的问候，祝他身体健康。请他有机会到中国来看一看，旧地重游嘛。”

春子连连点头表示感谢。

周总理没再问下去，临走时又嘱咐春子：“回国以后，如果还需要中药，可以写信给李老。要是生了娃娃，别忘了带他到北京来我家作客，我要抱一抱小宝贝！”

春子在演出期间，经过李老和几位中医专家会诊，服了三付中草药，又带了几付药返回了东京。

春子到家把这件事和婆婆一说，老太太挺受感动，说：“周总理先生，真是大慈大悲呀！”她连忙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头子江上豪一。谁知江上老大的不高兴，用鼻子哼了一声，并说道：“他们演出团这伙人，竟干些讨好人家的事。你去把春子带来的汉药给我扔了！”

江上干嘛发火呢？原来，他是行伍出身，早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来派他到中国东北，因为杀人有功，逐步晋升为少将师团长。一九四五年当了八路军的俘虏。一九四九年被转送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十多年教育改造之后，被特赦回国。跟他同所的人，大都改过自新，只有他还抱着葫芦脑瓜儿，不开窍。

话又说回来，江上毕竟是盼孙子心切，过了些日子，他向夫人问起春子服药的情况。老太太只是摇头。这回他可有把柄了：“怎么样，我早就说过汉药不管用嘛！日本，香港，台湾的汉医都没治好春子的病，北京汉医的药又能高明到哪儿去呢？”他告诉夫人，先带春子去找他的老友铃木大夫治疗，以后再做打算。正在这功夫，佣人从邮局取回了一个邮

包，递给江上。江上接过来瞅了一眼，放进了保险柜。老太太往柜里瞅了一眼，问：“什么东西？”江上回道：“噢，是香港寄来的普洱茶。”说着，“啪”地一声关上柜门，上了锁，外出办事去了。

过了两天，铃木大夫来找江上，张口就朝他要汉药。他回答说：“汉药？春子从北京带回来的药，不是不管用吗！”

“不，我要的是最近从北京寄来的。”

江上摇摇头：“不知道。”

铃木一指保险柜：“就在那里藏着呢！”铃木一语道破，江上只好承认，可就是不往外拿。

铃木怎么知道北京寄来了汉药呢？原来那天，江上夫人一眼就认出了老头子谎称普洱茶的邮包，正是春子写信给李老以后，李老寄来的中药。江上夫人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铃木，铃木为这件事一连来了两趟，好话说了一大箩也没管用。

这天，铃木又一瘸一拐地来了。江上有点不耐烦了：“铃木兄，如果还是为汉药的事，我不跟你谈，请便吧！”

“不说汉药，我要问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铃木指着自已的一条瘸腿说：“你知道它是怎么瘸的吧？”

“中国人打的。”

“不，是你打的！”

“我打的？”江上心里好纳闷儿：“你曾是我部下的军医，在一次作战中，抢救伤兵负的伤，看在老友的面子上，我允许你退役回国，怎么今天反倒咬我一口？”他不由得追问了一句：“此话怎讲？”

“我是个军医，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在中国，我瞅着你和你的部下，杀害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我治好了多少受伤的日本兵，可他们照样去杀人，我的心都要碎了！你还记得发生在抚顺的平顶山惨案吗？你因为找不到那一带抗日游击队的行踪，竟下令把山下的老百姓全都抓到山上，几挺机枪一起开火，三千多男女老少全遭杀害。没死的，就用刺刀捅，可怜妇女怀里的婴儿，也被挑在刺刀尖上……就在那次大扫荡中，我趁人不备，照自己腿上开了一枪。”

江上猛然一惊：“你……”

“对，这一枪是我打的，可却是你逼着我打的。你让部队杀害了那么多中国的老百姓，可人家不记前仇，堂堂一国的总理，竟关心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妇女……就算你铁石心肠也该……”

“不要说了，铃木兄，我已经决定，过些日子去英国开设分店，那时，我将带春子去看病，如果不见效，回来再服汉药也不晚。”

铃木生气了，“啪”地把门一拉，走了。

老太太上前对江上说：“上次英国的约翰森博士来东京讲学，你请他给春子看过病，不是不管用吗？”可江上决心已定，不容分说。

事不凑巧，就在江上要出国的前几天，春子病了。医生诊断是眩晕症，春子住进了医院。江上只好退了飞机票。等了好几天春子病也不见好，没办法，只好把春子的事托付给铃木大夫，独自出国去了。

江上在国外为开设分店的事，周旋了一年多之后，才乘飞机回到东京。一下飞机，当他全家和铃木大夫迎上来时，他

一眼就瞧见夫人怀里抱着个婴儿。夫人说：“快让爷爷看看刚过百日的胖孙子吧！”江上乐懵了，接过孙子，左端详，右端详，看个没够。

“铃木兄，有你的！妙手回春哪！”江上兴奋地说。

铃木一摆手：“不！你应该感谢仁至义尽的周恩来先生啊！是他让李老对症下药，才使你当上了爷爷。”

江上这才知道，让春子装病住院，同时在江上出国前设法从保险柜取出汉药的主意是铃木出的。江上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小孙子，你可是中国人给的呀！”

从此，江上有一桩心事，就是想抱着孙子，带领全家去北京见周总理。但因种种缘故没能成行，直到孙子十岁那年，他终于盼来了访华的签证。临行那天，铃木和许多亲朋好友在海港摆宴为江上送行……

江上举起酒杯：“我建议，这杯酒应祭奠死在侵华日军屠刀下的中国亡灵。”江上把酒杯高举过头，然后弯下身子，轻轻地洒在地上。他又为大家斟满第二杯酒：“我江上后继有人，首先感谢周恩来总理先生。我建议，为他的健康长寿，干杯！”就在这时，江上的司机，手捧一张当天的报纸打外面走进来：“江上先生……”说着递过报纸。江上刚看一眼，就觉得眼前发黑，两手发颤，报纸掉在了地上，他身子一歪，差点摔倒，被大家扶住。春子过来捡起报纸，只见上面印着周总理的遗像。真是晴天一声霹雳，春子失声痛哭起来。

江上慢慢醒过来，一步一步地走出餐厅。大家跟着他来到海边。江上面对中国的方向，“扑通”跪下，老泪纵横地



说：“周总理呀！周总理！我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可你没让我这个战争罪犯断子绝孙啊！”

春子早已泣不成声，她向大海呼唤着：“周总理呀！周总理！您不是说等我生了孩子，再到北京去作客吗？孩子长大了，你却走了！周总理，周总理！您在哪里？您在哪里呀！……”

（本文插图：孙玉方）

两个“犟眼子”

“老犟眼子”姓牛，叫牛天，是木器厂二车间的老木匠。

这两天，他好象听到点什么风声，在疗养院说什么也呆不住了。要走还没到期，不走心里又不踏实。这天晚饭后，趁大伙都去看电影的机会，他就来了个不辞而别。

再说木器厂二车间主任牛忠下班后到家一推门，哟，牛天师傅在他家里已经等了多时。老牛开门见山：“主任，你就把他给我吧！”一句话，把牛忠给说愣了。

“你要什么呀？”

“徒弟呀！”

“徒弟？”牛忠立即明白了：“啊，上个月是分来十二名新工人，不过都分完了。”

“别骗我，你那日记本上还给我留着一个呢，这我知道。”这牛天一杆子插到底，真把号给叫出来了。

牛主任的日记本上还真有一个，这位也姓牛，叫牛地。好嘛！一个天，一个地。这位本来叫牛代弟，被录取以后，听说木器厂有位“俏木匠”叫牛天，就暗下决心，要跟牛师傅争个高低，所以报到那天，就把名改了。由仨字，变成俩字，把兄弟的弟改成了土地的地。牛地被分配到行政科当

木工，为了会会牛天，非要求到二车间不可。牛忠不知道他的心思，一连给他找了几个师傅，他不但不签订师徒合同，还非要跟人家比量比量不可。所以，谁也不敢收他，他的名字就单个儿留在牛主任的本子上了。牛主任经过一番“私访”，知道情况后，也曾打算把牛地交给牛天，但又一转念，不行。为啥？因为牛师傅再有八个月就退休了，再说他身体一直不佳，如果这两个“犟眼子”真要犟到一块儿去，那谁也没咒念。牛天一看牛忠打了个“奔儿”，就说：“难道你对我没放心吗？”牛天的心情，牛主任是清楚的：二十多年来，凡是从他“严”字门儿出来的徒弟，都是狗撵鸭子——呱呱叫，没一个二五眼的。牛主任说：“牛师傅哇，这牛地也是个‘犟眼子’，待业这几年，学了一手好木工活。听说去年在区里的待业青年木工比武大会上，他夺得金牌，小家伙傲气十足，声言木器厂里没有够格当他师傅的人……。”没等牛主任把话说完，牛天“忽”地站起来说：“牛主任，你告诉他，他要认我，我还不一定要；他既然不认，我牛天非收他不可！”这牛天真犟上了。回想“四人帮”横行那阵子，就因为他犟，犟到“牛棚”去了。在“牛棚”里呆了几天，也没弄出什么问题。放他回来那天，专政队长把他叫出“牛棚”，宣布对他“暂时解除专政”，并吓唬他说：“以后别犟了，再犟，还得进来。”牛天一听，转身又进了“牛棚”，他说：“别等以后了，我还是接着住吧！”你说他犟不犟？

第二天一早，木器厂里里外外议论开了，说是修过北京人民大会堂主厅骨架的，周总理陪着吃过饭的“老犟眼子”牛天，要强收翘尾巴的“小犟眼子”牛地为徒……

这话当天就钻进牛地的耳朵里了。“小犟眼子”心里琢